

故事

周恩来:读书贵精专

□ 李笑然

1943年3月18日,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。他在重庆红岩村写下《我的修养要则》以明心志,其中第一条就提出了自己的读书方法:“加紧学习,抓住中心,宁精勿杂,宁专勿多。”同年11月,周恩来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,对“要则”作出深化和补充,再次强调“必须从专而精入手”。这就是周恩来的“精专”读书法,即读书贵精而不贵博,重在深度而不在于广度。

所谓“宁精勿杂”,就是读精品、读经典,不要不加选择地什么书都读。著名小说家赵树理曾说,读书也像开矿一样

“沙里淘金”。经典著作凝结了中华文化主流精神,记录着时代的印记、回响和旋律,是人类思想文化创新的优秀成果,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和坚实基础。它们历经时间检验,始终屹立于历史长河,成为卷帙浩繁的文学殿堂中永恒的经典。

所谓“宁专勿多”,就是针对某一领域有重点地阅读、深入地思考,不要浮光掠影、走马观花地浏览。人的学习生涯是无止境的,而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,虽然难以穷尽天下之书,但可以读专、读透一个领域的书籍。毛泽东阅读了《战争

论》及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,才写下客观评价战争局势的《论持久战》;郑板桥言传身教,曾写信对儿子说:“凡经史子集,皆宜涉猎。但须看全一种,再易他种。切不可东抓西拉,任意翻阅。徒耗光阴,毫无一得。”无所不能的人实为一无所能,无所不专的人其实一无所专,只有对一个领域的书籍反复诵读、深入思考、领略精髓,才能把书读活、读深、读出自己的理解,并把书中的理论知识用于指导实践。

周恩来的“精专”读书法,并不是让我们穿凿附会、咬文嚼字,那样只会“拘

泥于章句而疏忽于会意,活脱书橱也”。而是提倡一种去粗取精、苦心孤诣的读书态度。郑燮在《板桥自序》中说,“读书求精不求多,非不多也。唯精乃能运多,徒多徒烂耳。”只有精心研究、反复揣摩文章的“微言精义”,才能愈读愈懂,愈思愈清。

周恩来出自地地道道的书香世家,因此很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,并且一生与书为伴,与书有着深厚的情感。周恩来的“精专”读书法意义深远,启示良多,值得我们勤学善思,学以致用。

一本书

无意于佳乃佳尔

□ 沈鹏

一件作品,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件独立的、完整的艺术品,补上的字不要认为是外加的,要把它当成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,这是我的一点创作体会。当然,以上所说都是事后对作品的分析,写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意识呢?要说没有这种意识,那怎么能写出来呢?但如果脑子里斤斤计较于“安排”的话,作品也就不能自然形成了,就显得生硬、做作。这种意识应该在若有若无之间。古人名作、佳作,常有将字覆盖、涂抹、圈点的现象,无论怎样,都不损害作品的完美。

我家里挂了一件八大山人书欧阳修《昼锦堂记》五尺整张的复印件,个人风格突出,做得比较明显。我有文章《溯源与循流》做了分析。我问过王朝闻先生,石鲁的画做不做?他说“做”。我又问石鲁的字做不做?他说“更做”。其实,书画创作不做或完全靠做是不可以的。所谓的做,就是有意识地安排,但不能一心想着经营、安排,把功夫都放在这上面,作品的格调也不会很高。石鲁的画,在构思上着力,像《南泥湾途中》一类,还有晚期小品,都很有生活气息。苏东坡说得好,“无意于佳乃佳尔”,但也不可以完全无意,那样的话,“佳”也不会有。书画创作,要达到既有意也无意境界。

(《书内书外:沈鹏书法十九讲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)

书味

齐白石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

□ 高军

齐白石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。他把历年画画挣的金条都装在一个小口袋里,坐卧不离。住在北京铁栅屋时,天明即起,家里人正洒扫庭除,齐老先生就到画室把荣宝斋的订件画了,然后再画其他订件,言不二价,按照墙上贴的润格来办事。

世界之大,哪儿没有死皮赖脸的人,比如说:“齐老先生添条虾吧!”“齐先生您受累!多画条鱼吧,我内人最喜欢鱼了!”齐先生也不答话,只是斜着看来客一眼,又不好当场驳人的面子,沉吟半晌,一笔、两笔,鱼、虾、蟹自画面跃然而出,但都不大精神,看着好像离水好几天,要翻肚子的样子。客人不解地问:这虾怎么看着像死虾?齐老先生坐

在圈椅中说:“活虾市面上多贵啊!”主客心到神知,一拍两散。

平常在家,齐老先生是个“无事忙”。客人带了卤肉来,卤肉外面包着大白菜的叶子。齐先生仔细把白菜叶子抖干净,不舍得扔,吩咐家里人把这片菜叶子切切,用盐“码”上,大不了加一点秋油,中午老先生要吃。真是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。以身作则,为小儿辈做榜样。

在街上买东西,比如包鞋、包书、包糖食的纸分大小都留着,起画稿用。后来这批东西都由家人捐赠给北京画院了。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张包鞋纸上,有“内联升”的红色印记,齐老先生

在上面画了一个持弓搭箭的人,旁边注明画时执弓的手要下移一寸还是多少,我忘记了。

有废纸上画着是在哪家古董店看到的一个瓷瓶,上面有双鸳鸯隐在荷花红蓼的后面。后来老先生背临出来为小儿辈留作传家画稿,曰可当水田几亩。汪曾祺先生在《老舍先生》一文中曾提到齐老先生家里量米的竹升子都是自己保管的,每天吃饭要由他量了米才行。一大家子人,吃米不少,老先生舍不得量一筒,手抖一下,家里做饭媳妇就说不够,“您再给添一点!”齐老先生就嘀咕着:“你要吃这么多啊!”然后又给量一筒。

(《世间的盐》中国华侨出版社)

连载

古代君王的教科书

□ 宋炳禄 吕月兰

然簇新如初。而他的住所却极其简陋,夏天闷热难耐,汗水常滴在纸上,洒湿了草稿,于是他请匠人另辟一间地下室,在地下室里写作。

在洛阳,司马光绝口不论政事,把全部精力放在编修史书上。他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,取名“警枕”,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贪睡。头枕在这样一块圆木头上,进入梦乡后,身子只要稍微一动,警枕就会滚动,将自己惊醒。惊醒后的司马光立即起床,继续握笔写作。子女见他年纪大了,身体精力都难以以为继,纷纷劝阻,好友也劝他“宜少节烦劳”,他却说:“吾成此书,死而无憾。”

不料一语成谶。元丰七年(1084年),司马光终于完成这部宏大的巨著。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,召他人京主持国政。然而未及八个月,他便积劳而逝。

司马光编写这部书的目的非常明确,他要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、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。宋神宗认为这部书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,因而钦赐书名《资治通鉴》。他还亲自作了一篇序,赐给司马光。这篇序起到了保护作用,使《资治通鉴》后来免遭毁版的灾难。宋末

元初史学家胡三省评价此书:“为人君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,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;为人臣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上无以事君,下无以治民;为人子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谋身必至于辱先,做事不足以垂后。”

《资治通鉴》成书以后,就成为君王的教科书,历代帝王将相如果未读此书,则不敢妄言政事。点评、批注过《资治通鉴》的帝王、贤臣、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学者数不胜数。对《资治通鉴》的称誉直追《史记》,司马光与司马迁并称“史学两司马”,《资治通鉴》与《史记》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。

(选载二)(《中国名著诞生记》山东画报出版社)

荐书台

《美丽中国》 带你走遍“中国美景”



近日,由京版梅尔杜蒙(北京)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的《美丽中国》系列图书上市,该系列图书由《天涯海角——海南》《林海雪原——黑龙江》《燕赵大地——京津冀》《寻根三晋——山西》《彩云之南——云南》组成。

该书分册介绍了云南、海南、山西、黑龙江、京津冀地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。书中收录了多位知名摄影师的摄影作品,涵盖了海南、黑龙江、京津冀、山西和云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和人文景观,精美图片配以生动的文字说明,突出展现当地旅游景观和重要文化带的魅力特色,不仅对摄影和旅行爱好者具有指导意义,更可以让读者一饱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风景。

来源:环球网